



龙图书系
姚海军 主编

海國樓夢

下



东海龙女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海國樓夢

下

◎ 东海龙女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国遗梦 / 东海龙女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5366-9510-8

I. 海… II. 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9765 号

龙图书系

海国遗梦

Hai Guo Yi Meng

东海龙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丛书主编: 姚海军

责任编辑: 邹 禾 肖 飒 刘 倩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封面绘画: 张 旺

装帧设计: 张城钢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[Http://www.cqph.com](http://www.cqph.com)

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22.125 字数: 658 千字

2008 年 9 月第一版 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9510-8

套价: 42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秋水、望鱼，一对神剑横空出世，追溯出一段遥远如梦的水族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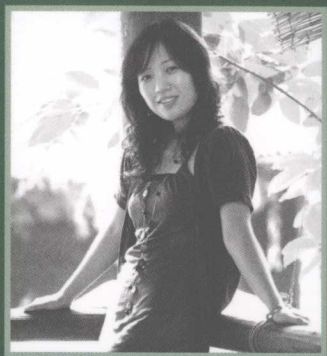
龙神失踪、神鼎出世、水族叛乱、妖兽横行……成为神剑主人的东海龙族十七公主敖莹，该如何担当起拯救海国的重任？

“情”之一字，究系何物？神仙妖魔，皆不能免。情伤、情苦、情怨、情忆……

是谁，罔顾仙凡，至死不渝，以千秋爱恋，凝就璀璨的神珠？

是谁，风烟散尽，遥望海国，用不灭之情，寻回遗失的旧梦？

一段海国遗梦，一段惊情传奇，再现那神秘缥缈、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



东海龙女，本名余娅琴。生于三峡之畔、屈原故里。

热爱写作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即有多篇散文见诸报刊。2005年起在晋江原创网连载上古神话小说《妖之传奇》（后改名《海国遗梦》），先后被“龙的天空”等各大网站推荐转载，广受欢迎。此后在《飞·奇幻世界》、《今古传奇》等杂志发表多篇作品，广泛涉及言情、武侠、奇幻等领域，累计已达百万字；代表作有《落尽桃花》、《弦断华年》、《三只眼的捕快》等。现代言情小说《MS疏花水柏枝》获2008年“庐山恋”全国征文大赛第八名，长篇历史武侠小说《女夷列传》正在晋江原创网火热连载中。

写作主旨：

我以我笔，写我真心。

篇水湘





第一章 西海大典

海波澄澈，碧蓝晶莹，那种柔和美丽的波光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是一块硕大的碧色琥珀。

海波突然猛地一荡，被激得一层层翻涌开去，无数丛纤长而茂密的海葵纷纷向两边倒伏，附近游弋的各色海鱼虾蟹早避得无影无踪。有悠扬庄重的乐音，隐约回响在这一片海域之中；而一队金斧银盔的夜叉武士，正自海波深处气宇轩昂地大步行来。后面是雄壮威武的森严卫队，高举五色刺绣的飞蛟旗、白虎旗、鸾凤旗、金龙旗；卫队之后，有数百名袍服各异的文武官员手捧玉笏躬身相随。

最后翩然行来的，居然是两队华服丽裳的美人，姿容艳绝，各有风致，更是令人啧啧惊叹。

那些美人簇拥着的，正是那顶早就闻名四海的云纹赤金辇车。此时高坐在御者座上的，是有水族第一勇士之称的蟹将军冉铎。他身着连环缀片而成的黄金战甲，目光如炬，伟岸高大。那种威严凝重的神态，简直有如传说中的上古战神一般。那二十条拉车的凶恶蛟龙，被他驾驭得服服帖帖，在海水里箭一般地向这边射了过来。辇顶杏黄色的王旗在水波中招展开去，露出一条张牙舞爪的云中飞龙，龙头上金角耀目，灿然生光。

迎面一大群人自海中匆匆赶到，当即跪倒于金辇之前，齐声道：“西海群臣，



恭迎东海龙王驾临！”

辇前珠帘一动，自内缓缓探出一只温润修长的纤手。那只纤手光洁如玉，肌肤滑腻，指甲莹洁，骨肉停匀，当真是无一不美。

那手只是在空中微微一顿，众人心往上一提，不由得都屏住了呼吸。

那几根春葱般细嫩修长的手指，犹如兰花当风绽放开来，轻轻地拨开了垂下的珠帘。帘上金线串着的各色珍珠相互撞击，发出细碎悦耳的声音。珠身虽只有指头大小，但远远看去只觉明光流转，璀璨夺目，甚至盖住了殿上镶嵌的夜明珠的光芒。

不知谁低声叹道：“东海敖胜果然豪富，极小的明珠都是如此名贵，可要远远胜过西海龙族啊！”

珠光流转，细碎清响，一美人自辇中翩然跃下地来。

她掌中青芒闪处，现出一柄澄如静水的宝剑！那张眉目如画的面庞之上，又平添了几分肃杀英气。

剑光若水，珠光如幻，但都比不上她绝世的容光那样炫目。五彩织绡长衣，如瀑布般飞曳泄地，衬得她更如夜晚初上的一轮皓月，直叫众美人黯然无光。

但闻她柔声说道：“陛下，西海龙宫到了。”

辇中有人极慵懒地“唔”了一声，仿佛还打了个呵欠，道：“夜光，扶我下来。”

西海群臣中有人惊叫一声：“夜光！是夜光！”顿时有如秋风吹过林梢，卷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之声。

夜光，这位水族中的第一美人，或许也是水族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真如她的名字一般，是深夜中最耀眼的一道光芒。当初曾有多少贵人王侯梦寐以求，许她以地位荣华；可惜都惧于她刚烈的性情和高深的法力，而不得不起窥测之心。

可是此时的她，却甘以待从身份，随侍于东海龙王辇中。

我端坐在自己的金舆之中，侧耳聆听良久，又犹豫片刻，终于伸出手来，轻轻摇了摇金舆门口挂着的玉铃。“叮、叮、叮”的清脆声音，回响在幽暗的海水里。

玉铃声中，我乘坐的金舆微微一顿，也停了下来。舆前水一样柔和的淡碧冰绡垂帘，被两旁随驾侍女缓缓卷起。一座金碧辉煌的水府宫殿，终于以堂皇无比的姿态，赫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。

玉宇琼楼，勾檐飞梁，九曲栏杆上镶满了尺许长的罕见玳瑁，在海底放射出淡金色的毫光。连藻井上都缀有数百颗拳头大小的各色夜明珠，柔和的珠光投射下来，琉璃地上映照出摩肩接踵的宾客身影。

艳红的纱罗灯笼四下悬挂，充满了喜庆的气息。丝竹琴箫的清音中杂夹有鲛女们曼妙的吟唱，阵阵迎面扑来。那便是海上渔人们传说中的海妖歌声，甜腻而柔靡，一丝一缕直沁胸怀。

映耀碧波的珠光宝气，仿佛瞬间无影无踪；空空荡荡的天地之间，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

莫名的刺痛宛若银针，在心尖轻轻一扎：大表哥，我来，是为了参加你的婚礼。

两名东海龙宫的侍女躬身上前，恭敬地上前搀起我的手臂。深吸一口气，我着织金玉履的双足一前一后，宛如羽毛般翩然落在这座仙阙琼楼一般的西海龙宫前的琉璃地上。

西海群臣不意父王辇车之后，竟然还跟随有一座小小金舆；见舆顶为白金所铸，料想是龙宫中颇有地位的后妃所乘，却不知究系何人。

一时茫然，尚未问询，我的侍女桃叶已骄傲地一指金舆之顶，大声道：“我家主人是东海公主，随大王龙驾前来，谨贺贵海太子大婚之喜！”

此时东海的盛大声势，已将殿内众水族宾客大半吸引出来。此时众人闻言一怔，各色目光向我投射过来，纷纷窃窃私语：“东海公主？哪一个？”“奇怪，北海、南海龙王都是孤身前来，唯有这东海龙王怎么带着女儿？”“便是要带，也该带上太子才是啊，怎的带了个公主？公主既多，怎么单单带这一个来？”“东海龙王素来怪异，如今四海之中，唯有东海没有立太子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我尽数听在耳中，只作不觉。

此番回到东海龙宫，真是恍若隔世。

父王见我第一眼时，虽然显得有些意外，但是并没说什么，只是摸了摸我的头，叹息了一声。父王这个我所熟悉的亲昵动作，让我几乎落下泪来。

我到各殿去拜见了父王有分名的妃嫔们，以及兄弟姐妹。他们面上都是淡淡的，看我的眼神却颇为复杂。唯有二哥的母亲，渭河夫人，她是龙族中人，与我父

海
國
夢

■ 湘水篇



母俱有亲眷关系，既可算是我的表姨，也可算是我的表姑，更令人抓狂的是她也算是我的母妃——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，含笑道：“听说莹儿到人间去走了一遭，都说那人间是如何的苦寒，依本宫看来，莹儿倒比以前长得好了许多。不单是相貌更好看了，便是这举止言谈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风范，比起你那不争气的二哥，可要强出七八十倍。”

顿了一顿，她叹了口气，眉宇间有些黯然，随即又笑道：“若你是个龙子，以你的出身，只怕定要被你父王立为王太子呢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姑夸奖了。”

俗话说“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”，父王身为神龙，所生四个儿子却无一肖父。

大哥敖昌，乃是淮济夫人所生，号“囚牛”。他风姿潇洒，不拘常礼，连服饰也甚是古怪。他不穿龙子们那些华贵的锦服，却常常着白衣、踏乌履，袂袖飘然，大有世间魏晋人物之态。他平生爱好无他，只是好乐，尤其擅奏琴曲。无论去到哪里，他那架张紫阳真人赠与的“流音”古琴，是绝不会有片刻离身的。

他甚至多次深入人间，化为人形，探访各地琴师，去采集那些旋律优美的曲子。有一次他腾云经过太原地方时，无意中发现闹市中一个卖艺的江湖琴师琴技出众，一时按捺不住，便隐形在那琴师头上云中听曲，谁知道听得忘形，居然忘了念隐身诀，显出了原形，把那个琴师吓得几乎口吐白沫而亡。

当时市集上有好事者记下了他的形象，将其刻在了琴头之上。这个装饰被人间的琴师们一直沿用下来，至今一些贵重的胡琴头部仍刻有龙头的形象，被称为“龙头胡琴”。

二哥敖遯，便是渭河夫人所生，号“蒲牢”。他看上去仪表堂堂，威风凛凛，其实性情温和，谨小慎微，不知何故，身为东海龙子的他，居然特别害怕海中的鲸鱼。往往鲸鱼一来，他便吓得显出原形；但天生虚荣心又强，唯恐别人看出他的胆小来，反而在原地拼命地大喊大叫来壮胆。

其实这件事在四海之内，众人皆知。世间凡人不知从何处得知了龙二子害怕鲸鱼后，他们做了一件荒谬的事情——把二哥的形象铸为钟纽，而把敲钟的木杵做成鲸鱼形状。据说这样敲钟时，当鲸鱼一下又一下撞击蒲牢，那钟便会“响入云霄”，且“专声独远”。

堂堂龙族，却被凡人如此耻笑，父王自然是分外地恼火，也不知教训了二哥多少次，可他这怕鲸鱼的毛病就是改不过来。父王对他十分失望，他继承王位的希望也因此微乎其微。鲸鱼体形再大，毕竟是灵性未开的蠢物，份属龙族管辖。总不能让未来的东海之主，居然害怕自己属地的臣民罢？

三哥敖厉和四哥敖玄，均为青河夫人所生。敖厉号“睚眦”，他力大无穷，身形魁梧，性情十分暴虐。因此他的形象，多被人刻在刀环、刀柄、仪仗之上，据人间传说，在武器上装饰了三哥的形象后，更能增添慑人的力量，而且显得威严庄重一些。

然而他的嗜血好杀，有时却达到了无法自控的境地。当年蛟族中的银蛟一族，本来极善纺织之术。然而有一次三哥车驾路过银蛟封域时，他们的族长因一时身体不适，谎称不在族中，只是令长老前去迎接，却又被好事之人传报到了三哥耳中，三哥大怒，当下不顾侍从劝阻，拔出腰间修罗刀，闯入族长府中，将一府老幼几乎杀了个干净！其血腥残酷之烈，实令四海震惊。

父王勃然大怒，将他关入水牢中足足三个月。后来青河夫人四处找人前来求情，再者蛟族地位本就卑微，他们又对三哥无礼在先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但三哥暴虐之名，自此却是令所有水族都不寒而栗。

四哥敖玄，号“狻猊”，他性情沉稳，气度雍容，见闻广博，好学敏贤，在四海之内极富声名，倒是颇有龙子贵相。可惜他生来便崇尚佛法，又喜欢烟火，向来只在佛前诵经打坐，对东海事务不闻不问，对于荣华富贵、名利权势也没有丝毫兴趣。他毕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能早日前往西方净土，侍从于佛陀座前。

这样的四个哥哥，可没一个比得上大表哥，也难怪父王始终未立王太子。

水波晃动，西海龙王敖丙自后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身后的文武官员们也随他一路小跑。我的侍女桃叶眼尖，低声笑道：“呀，西海龙王陛下的袍子上，还有木屑刨花儿呢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果然不错，那金底暗紫绣云纹的龙袍固然堂皇华丽，然而后面的长裾之上，竟真挂有指头大小一片木屑。素闻这位三叔向来爱好木工手艺，在龙宫中甚至还专门辟有工场，便于他大展手艺。今日虽然是他儿子的婚礼，恐怕还真是从工场中赶过来的。若是在宫中换过衣裳，料想他的宫人们也不敢冒着



杀头的危险，居然让他带着这片木屑就来见人。

敖丙既是来了，我父王自然不会拿大，连忙从辇里出来，两人寒暄了几句，父王便笑着招呼我道：“小十七，还不过来见过三叔？”

我自旁边走上前来，向敖丙行了一礼，叫道：“三叔安康。”

西海龙王敖丙比我父王略小百岁，许是长期热衷于木工工艺之故，一双手异常修长灵巧。他没有我父王那种凛然的霸气，言谈举止颇为柔和。从他眉目之间，依稀可以看得到大表哥的影子，但大表哥却更多了几分英气。

他温和地笑了，道：“小十七，你父王看来真是喜欢你呢，此次只让你随同前来。唉，那些个知客，也不知道好好地招待我们十七公主。”

但听一人道：“是儿臣失礼，招待不周，还望十七表妹见谅。”有两道若有所思的淡淡目光，犹豫着落到了我的身上。大表哥！

始终不曾忘怀，当初东海深处的荒漠里，那个有着一双清澈含泪的眼眸、孤独无助的白衣少年。就在看到他的那一刻，那个天真烂漫、宛若海底初生珊瑚笋一样稚嫩的东海小十七，仿佛瞬间便长成了一棵枝丫交错、婀娜多姿的大珊瑚树；从我的心底，平生第一次，萌发出温柔如水的痛楚，和莫名留恋的怜悯。

我不记得自己以前，是否曾有过这样奇特的感受。可是心里有一个地方，却总是在隐隐地疼痛；然而那种疼痛却是幸福的、喜悦的、盼望的，往往让我还在含着泪水的时候，便已偷偷地笑了起来。

在我的心里，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。纵然那一次父王的寿宴后，他拒绝带我离开东海，使得我孤身悄然遁入了人间；纵然我在踏遍人间万水千山之后，蓦然回首，发现我们离那些曾经亲近的时光，其实已有百年之遥。

然而，如今一切都是空了。百年间暗暗的企盼与誓言，早在听闻他婚讯的那一瞬间，便化为了昨日的一段春梦。

我以为一旦见到了他，只怕我的整个身子，立刻便要化作一抹飞灰、一缕轻烟。甚至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似乎还隐隐盼着肝肠俱碎之时，那一种干净莫名的快感。

但到了真的看到他时，那种剧烈的疼痛之感反而平息了下来，突然间凝固得就像是月光下无波的东海。或许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心，剥去那层痛苦的表皮，露

出的何尝不是另一种冷酷决裂的情怀。

冷酷决裂。

我与他第一次相见，是海元莹华一百八十三年。他长我十岁，神龙要两百岁方才成年，那时的我与他，都还是个孩子。第二次父王四千岁寿宴上相见时，他与我都已成年。自此我们再无交往，直到后来相遇扬州，已是海元莹华三百零三年。我不信他是真的忘了当初那彼此信任留恋的情分；我亦不信人间的风尘会隐去我对他最初萌生的那种温柔和怜悯。其实如果我一定要嫁他，求父王前去提亲，以东海的威势声望，敖宁他纵是不愿，也不敢强行相拒。自然，如果敖宁要娶我，则提亲成功亦不是一件难事。

然而，在我们成年后可以谈婚论嫁的百年之间，我与他，竟没有一个人向长辈提出过要与对方联姻。

大表哥，是否纵然我们在四海的水波中相遇，却终是没有缘分？或许你我，都真的不是彼此寻找的那个人罢。

敖宁向我欠身为礼，淡淡的笑容，如秋日和风拂过平静的湖面，那唇边漾出的几缕笑纹，便是湖面泛起的涟漪。

我却是如遭雷击一般，木头般呆在那里。他是别人的新郎了，果然装束不同：金冠锦履，玉带紫佩，便连那袭吉服也是华美异常。那吉服是红底金绣，宽袖长裾。无数个大大如栲栳、小如人拳的金绣喜字，缀在红锦的底子上，熠熠生光，看上去真是令人眼花缭乱。

围观众人不由得一阵惊叹，尤以女子为甚。那些女子明媚动人的眼波，不知究竟是为他华丽的吉服所惑，还是被他俊秀的脸庞所吸引。敖宁身后的宫女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得意，扬声道：“这身吉服，是前两天太素公主派人送来的，据说是牵机宫中的织女专为其裁织的呢！”

敖宁充耳不闻，却对着父王行了一礼，“愚侄结亲，却累伯父不辞万里前来，侄儿真是感泣莫名。”

父王携着西海龙王的手，脚下却不由得顿了一顿，打量了他两眼，笑道：“闻得贤侄托福，竟得娶了玄武大帝的公主……早听说太素公主幼承大帝亲自教养，博览群书，聪颖美貌；敏捷机变，世上无双，人品在天界诸公主中也是数一数二，



以后贤侄定然是受用无穷啦。”

西海龙王听得父王如此说话，当下将一张龙脸笑成了一朵菊花，连忙道：“兄长过奖了，公主竟肯下嫁，犬子也不知是何世修来的福气……”他一转头看见了我，便又笑道，“不过兄长的掌上明珠——咱们的莹儿不也是出落得亭亭玉立么？将来还不知嫁给哪家天室贵胄，有怎样尊荣风光的地位呢！是不是啊，宁儿？”

敖宁微微一怔，仿佛一抹乌云笼在了他的脸上，唇边笑意渐渐淡去。父王敏锐地扫了他一眼，他立时反应过来，微笑答道：“父王说得是。”

我低声叫道：“大表哥。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唤道：“十七表妹。”

我们的目光在水中交集了，然而，却像是两条轻柔的蛛丝，偶然被微风吹到了一起，只是轻微的一触，便飘转开去。

那一瞬间，其实真的只有一瞬间，在我，却仿佛是经历了万年的洪荒。

还来不及想，恍惚之中，我和父王已被簇拥着入了殿中的正席。

南海龙王敖广和北海龙王敖明已端坐相候，此时一见父王，来不及寒暄，却先被父王身边的夜光所吸引。南海龙王因与父王是儿女亲家，虽也颇为惊艳，但尚可勉强克制；北海龙王却是性情粗暴，当即便大声嚷道：“大哥，这个美人只怕就是你的爱妾夜光罢？果然是生得美貌，怪不得人说是千年来咱们水族第一美人呢！”

父王坐下身来，笑道：“老四，你宫中美人如云，均是自五湖四海千挑万选而来。区区一个夜光，何足道哉？”

北海龙王眼望夜光，叹道：“那些庸脂俗粉，便是满坑满谷，又焉能比得上夜光姑娘的一根手指头儿？”

南海龙王也笑道：“夜光姑娘的美貌，确实令人惊叹。只是大哥可恨，上次与小弟结亲之时，竟不曾带夜光姑娘前往南海，致使小弟今日才得以目睹绝世芳容。”

父王望了一眼夜光，拈须微笑不言。夜光神情淡漠，道：“多承诸王看重，夜光出身僻里，不敢承此盛赞。”

北海龙王眼望夜光面容，难掩艳羡之意，正待还要再说，却听殿中人群一阵

骚动，众人自动向两边闪开，中间让出一条空道，施施然走出三个老人来。

那三个老人均是一色的打扮，灰白色葛麻衣衫，腰间系着玄色宽带，足蹬八耳草履。他们的相貌，倒也没有特别俊逸出奇之处，须发俱是银白如丝，便如人间那种精神矍铄的老人家一般无二；然而皮肤却是光洁发亮，有如古铜色泽；行走之间，更是如渊停岳峙，绝无丝毫老态。

他们气势如此不凡，甫一走入殿中，殿中人等自然而然便停止了喧笑，无数道惊疑、好奇、询问、赞叹的眼光，便齐齐投到了他们身上。

其中一个老人的眼锋恰与我的眼神擦过，目光流转，湛然若电，我只觉心神一荡，心里莫名地竟有几分恐慌。

另一个老人的目光却极是和缓，有如春日阳光一般，让人浑身暖洋洋的，有说不出的舒服惬意。

而第三个老人眼神内敛，看上去似乎是平淡无奇，但一旦对上他的眼神，却觉得内中竟似藏有无穷无尽的涵意一般，几乎移不开眼睛。

三个老人向四周微微一揖，齐声道：“属下柏氏三兄弟，祝我主西海太子与太素公主万年好合！”

西海太子与太素公主

■ 湘水篇



第二章 太素公主

此言一出，殿中顿时哄然。南海、北海二龙王脸色一变，便连本来悠闲地把玩着珊瑚杯的父王也不由得坐起身来，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三个老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主？嘿嘿，没想到他还能将神荒三老收归麾下，莹儿，看来你这个大表哥，还真是有几分本事啊！”

神荒三老？

我满腹疑惑地望了一眼父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忽听空中传来几声清幽的凤鸣，入耳只觉有说不出的好听。人群中蓦地发出一阵欢呼，无数人异口同声地叫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我抬头望去，只见那碧蓝的海水，不知何时被一层淡淡的虹光笼住，那虹光共分七色，深浅不同，不断地变幻转化，朱紫耀目，远远看去，美艳绝伦。

鸾凤翔集，彩云回旋，只见四只火红色凤凰模样的神鸟，驮着一辆装饰有名贵青色璃石的金舆，在数队天兵神将的护卫之中，穿越重重清波而来，在殿前缓缓降下。无数的仙妃神女，绣带画缦，金彩辉映，簇拥着一个女子，衣袂飘扬，缓步向殿中走来。

敖宁已是快步出殿，身后跟随着龙宫侍从，齐齐躬身道：“西海太子敖宁，恭迎公主凤驾！”